

爲翻尋一件秋衣，無意中又在箱底看到了那條圍巾，那是用黑色絨繩結成的，編織著寬寬的條紋，……在這素樸的毛織物裏，編織著我終生難忘的故事。

是十多年前了，一個風雪漫天的日子，父親自故鄉趕來校中看我。

他著了件灰綢的皮袍，衰老的目光，自玳瑁邊的鏡片後濾過，直似秋暮夕陽，那般溫愛、柔和，卻充滿了感傷意味……。他一手提了個衣包，另一隻手中呢，是一只白木製的點心盒，上面糊了土紅的貼紙，一望而知是家鄉的出品。

那寬敞的會客室裏，在這大雪的黃昏，是如此冷落，只有屋角的長椅上，並坐著家政系的儀和她的男友。他們在寫意的輕彈著吉他，低聲吟唱之餘，時而飄來好奇的目光，打量著我們父女。

父親微微佝偻著身子，頻頻拂拭著衣領、肩頭殘留的雪花說：

「自從古城淪陷，不知情形如何，我和你母親時刻記掛著你，只是火車一直不通……我真埋怨自己，當年只埋頭讀些老古書，自行車都不會騎，不然，阿筠，爸爸會騎自行車來看你的啊……。」

外面仍然飄著雪，將窗外松柏都漸漸砌成一座銀色的方尖塔，那細弱樹枝，似又不勝負荷，時有大團的積雪，飛落上空階。……隨了那蒼老的聲韻，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幅圖畫：——一個老人，佝偻著背脊，艱難而吃力的，在凝凍了的雪地上，一步一滑的踏著一輛殘舊的自行車……。六十二歲的父親，竟想踏自行車走六百里的路來看我……。我只呆呆的偏仰著臉，凝望著那玳瑁鏡架後夕陽般的溫愛、柔和、感傷的目光，勉強做出一絲微笑，但一滴淚，卻悄悄的自眼角滲了出來。

父親自衣包中取出我最愛讀的《飲冰室文集》，同母親爲我手縫的花條絨襯衣，他轉身又解開那點心盒上的細繩，裏面，是故鄉的名產——蜂糕：

「你母親說，這是你小時候最喜歡吃的東西……。」他拿起一塊，放在我的面前，又擺到我的手上。呵，那爲煙蒂頭薰染得微黃的衰老的手指，此刻還似在我的眼前晃動……。